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讞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

十有五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

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

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䳵鞮歸

傳十二年言晉假道鮮虞滅肥以肥子緜臯歸今言伐鮮虞圍鼓杜預以肥為白狄鮮虞與鼓為其別種則二國自不同若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今經言伐鮮虞則安得謂之圍鼓乎鮮虞之為白狄別種本無所據說者但以赤狄種已盡推之爾其說未必然吾意鮮虞燕晉之間小國如僪咎如之

類昭公以後寖彊稍能為晉患故十二年始以伐見經自是迄哀凡四伐晉卒未嘗得志傳於十二年伐之前先言滅肥於此又言滅鼓皆無足據適以亂經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彞器於王晉居

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
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
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
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

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
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
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
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

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傳記此言其意在王其不終乎一辭欲附會後王室亂張本所謂三年之喪二者穆后與大子壽也禮父為長子正體而傳重則斬衰三年而夫為妻則期而已何得並言三年乎杜預知其非乃言天子絶朞唯服三年故后雖朞通謂之三年喪夫言絶朞則雖后且不服矣除喪而宴固未必為道何反進而以三年責之乎所謂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者是矣亦不當以非三年之喪而責其遂服吾謂叔向以后除喪而宴忘其為大子之喪以譏王則可不得併后之喪參而為二傳欲成其為王室亂故又從而為之辭亦未必叔向本意也

十有六年春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經書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此與言誘蔡侯般殺之

于申者同誘人之君而殺之其惡深矣傳見滅蔡

不見滅戎蠻子故以為禮不知其貶在誘不在滅

誘人之父而立其子尚足為禮乎

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旱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子之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所謂正月者建巳純陽之月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是時陽已極而陰未萌故言慝未作平子雖知其說而不盡其義復以周正數之謂此六月非四月故太史辨之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而未夏至此言正月則是而謂禮必行於此月則非按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

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四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其言鼓用牲于社者三而已其二皆在六月則見襲用太史之言獨行於建巳之月為非也其一在九月則見其三十三皆不舉獨此一舉為得禮以見正也傳不知此而惑於太史之言故誤以莊二十五年援之為例說已見前

秋郯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

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按後蔡墨言曰少皞氏有四叔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是所謂木正金正水正者此亦參見他書宜可信不聞其以鳥為名郯在中國既少皞氏後不得為四夷其說與仲尼之言皆近於

誕不足信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國滅而君不見者死於位也則陸渾子安得復奔楚葢傳不知滅例說已見前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經言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此猶文七年及秦人戰于令狐者事有同時不以前後勝敗相乘除令此

先言楚敗吳師後言吳敗楚師既畢事自當各見不得以戰例書蓋傳嘗聞交綏書戰之說而不詳其義故欲以前後勝負兩有為辭其實妄也

十有八年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

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按十二年傳載鄭簡公卒將為喪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遂弗毀傳謂君子以子產為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大叔即世叔游吉也皆游氏之廟何前則不使之毀今則怒而必使之毀乎前以葬簡尚不毀今乃為蒐而毀以前為知禮則今不知禮乎此

乃一事傳雜記所聞不能辨而複書亦可見其務

博而不精者如此

二十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

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

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
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
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
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
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
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
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
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
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
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縶盜賤者之稱也齊豹誠司寇何不書名氏而謂之盜乎蓋傳為求名不得之說謂春秋所書云爾夫所貴於名者謂其善足以稱於世也國之正卿不能守禮干國之紀而殺其君之兄不畏罪而奔則君且討之矣是安足以為

名哉或曰豹已去司寇故以盜書欒盈良霄雖去
大夫晉鄭殺之但不言大夫未聞其為盜也且縶
衛侯之兄爾安能奪卿之官與邑又從而反之取
之而豹無不聽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傳記豹事大
抵皆龎雜失實如言殺宣姜賜北宫喜析鉏謚姜
襄公夫人靈公之嫡母也雖言與公子朝通謀靈
豈殺其適母乎詭異可駭甚矣北宫喜本豹黨其
滅齊氏事由其宰非出於喜何足以為貞且未死

而賜之謚亦不近人情杜預謂皆未死而賜傳終
言之此以救其失則可考傳之意則不然也殆將
與賵仲子者同

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傳解王室亂而證以叔鞅之言意謂王不告敗因

叔鞅得之無所主名故杜預謂承叔鞅言書之所以但言亂據傳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今王既不告敗可以叔鞅之言而書乎蓋傳不曉書亂之義而妄以為之辭故亦妄以為例且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則魯人固已知為亂者為王子朝矣何叔鞅反不知之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

未踰年之君禮自當稱子繫名杜預謂不成喪釋所以不稱王崩夫未稱王則自不得稱王崩何所疑而發例哉度傳意葢謂前稱王猛以爲嘗稱王故今以不成喪復稱王子猛非特不知書子之義亦固不知前書王之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傳記邾人城翼在庚戌晉師還之後經書叔孫婼
如晉在癸丑叔鞅卒之前自庚戌至癸丑四日邾
還而敗於魯復往而愬於晉晉人以邾人之愬來

討婼以晉人之討如晉四日之内果能辦此乎杜
預謂取邾師不書非公命是矣然不應神速如此
則取邾師固未必然婼之見執或别自以使事也
秋七月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
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

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經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而不及楚審如傳言楚未陳則餘六國皆陳矣據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不應以楚未陳而六國皆書敗以傳考之吳人禦楚師于鍾離而六國敗于雞

父其地自不同當是子瑕卒楚師止於鍾離不進吳獨與六國戰於雞父乘其不同心皆未陳而擊之楚實不與故不書所謂楚必大奔楚師大奔楚未陳者皆妄也

二十四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外取邑不書巢言滅則國矣非邑也傳誤以巢為邑故記沈尹戌之言亦不能詳以為亡邑云

二十有五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經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則已得雨矣不相去二十日而復旱甚此蓋有為而為之公羊言聚衆以逐季氏者是也故復書自可以見其非旱傳蓋不知書雩例故於此復失之云

二十有六年春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

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
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
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
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

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

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豐賈杜預以為季氏家臣子猶梁丘據也齊侯取

鄆欲居公雖法不應書而特書今以師從公成人

拒之而戰于炊鼻何為經不少見哉按經書夏公

圍成而已繼書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鄟陵傳曰謀納公也若如梁丘據之言齊侯欲納

公而據請先以羣臣卜之無成則君無辱今圍成

不克可謂無成矣齊侯何為反會諸侯而謀納公

哉不惟自相戾而經無異文宜無有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言其母非適則昭王安得為適嗣此蓋子西與昭王皆庶子而子西長故子常欲立之子西以平王已立昭王為太子故不敢當非謂不敢亂適左氏傳之誤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慆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

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外災以告則書星諸國之所共見也故不待告而見於經今不見於經者杜預以為出齊之分野魯不見故不書夫安有齊見而魯不見者乎天變亦何嘗限以分野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宋地也何為

而亦書孚彗即孛也此蓋十七年大辰之變誤記於此爾

二十有八年春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按去年會于扈傳謂且謀納公宋衛皆固請之范
獻子取貨季孫而止魯若不告晉安得與諸侯同
會則所謂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者非晉侯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
且徵過也
鄆不書在魯邑也乾侯者在晉邑也此其理甚明
傳不知而妄為之辭且貽公之失德久矣豈至是

始非之而言其過乎杜預附會鄭潰不用子家之

事益見其妄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

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傳所記君子之言與經皆不合無足取信說已見前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書在乾侯同一辭而三為説其妄益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讞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胡潮

春秋左傳讞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

田於大陸焚馬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

復命而田也

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右昭三十二年經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初不言盟傳以為十一月晉魏

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

令城成周若然則經安得不書乎杜預謂時公在

外未及告公已覺其意若曰何忌之盟非公命故不書夫盟與城一事也盟非公命則城亦非公命既不書盟則安得復書城乎且傳於此年正月方記城事則盟在去年十一月城在今年正月亦安得于去年以盟為城而今年反不書乎以理考之霸主合諸侯有事懼其不同心故有盟今既天子遣使告晉晉以天子之命率諸侯則事已成矣何待於盟傳横生此説葢見後書三月執宋仲幾去

年十一月興役今年三月方畢工以為久故妄謂
先盟而後城爾所載魏獻子南面事亦無可取信
經但見韓不信使舉上客經之常例也若魏舒主
焉亦無捨舒而載不信之理疑以田而焚死好奇而
附會之

二年

秋楚人伐吴

秋囊瓦伐吴師於豫章吴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

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

巢於昭二十四年已滅於吳矣今安得復有巢按

經但書楚人伐吳如傳所言乃謂吳誘楚師而取

其邑亦安得不如傳例書吳敗楚師于豫章而反

記楚伐乎傳前記楚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勞

王于豫章之汭及還吳人踵楚而滅巢與此蓋一

役也吳見舟于豫章以禦楚而潛乘楚退滅巢以

取其與國傳誤分為二故復出於此爾杜預謂楚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夫不責吳之誘人以倖勝
而責楚之見誘而致敗尤可見其陋也

四年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

睪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前年記蔡昭侯如楚囊瓦求裘佩不得止之三年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故今為召陵之會而以劉子臨之則晉實請於王而行矣何以經書侵楚豈方謀伐楚哉夫謀者事未成也事已成則何謀之云且繼書盟于臯鼬是侵楚未得志恐諸侯有二心而復堅之今乃又謂荀

寅求貨不得言于范獻子而辭蔡侯且會而不侵謂之謀而弗成辭蔡侯可矣既已言侵則安得謂之辭乎此傳見後獨書蔡以吳子與楚戰故云爾以理考之晉以荀寅之言辭蔡當為楚人圍蔡之事而誤以為召陵也　按踐土之會蔡侯實先衛子今子魚記載書之序蔡甲午乃在衛武下其言自不同杜預謂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為序祝佗所言盟歃之次且盟歃之次即會之序也今祝佗

所爭者位爾豈為歃乎若位先而歃後此乃踐土之舊又何爭之有其附會强為之辭可見據蔡衛入春秋未嘗同會惟見於踐土召陵其他以會宋一見於會蔡公孫歸生亦在石惡上蓋以次定之久矣故今經亦序蔡侯在衛侯上而傳言乃長衛侯不自悟其相戾則此所載皆無有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本屬楚不會非晉之所得討若據傳晉辭蔡伐楚安能復使蔡伐沈此蓋蔡有怨於楚以諸侯但侵楚未得志故以沈為楚與國請於會而使公孫姓伐之不然蔡受命於晉獲沈子何不以歸晉而自殺之哉

六年春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後四月記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則胥靡之役後此三月矣安得先討之乎杜預謂鄭伐周在魯伐鄭先為戍周起故同書是不然傳記王人殺子朝于楚在去年春若儋翩因此而亂晉欲救周豈踰年而後始城胥靡乎此公侵鄭未必為晉討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俘戰獲也前但侵鄭而已安得有俘乎禮無鄰國通夫人之幣且自定公以來晉未嘗聘魯何幣之報乎審如傳言獻俘報幣自二事亦不得並書據後言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與其上二事不類此蓋陽虎欲去季氏懼不克則

奔晉假公命以二卿爲使先爲之約故言有如先君猶仲遂欲立宣公與叔孫得臣如齊亦二卿魯以二卿並聘唯此兩見爾何以知其假公命以先君爲辭則非陽虎之言矣蓋是時國命已在陽虎雖季孟皆爲之制虎雖謀季氏而未必知之亦幸其去魯故强爲之行而孟懿子獨與之致意也

七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自昭公二十五年書取鄆居公不克納二十八年公去而如晉之後不復與我同好故是歳國夏伐我西鄙何為而遽以鄆陽關歸我既歸則經亦何以不書乎杜預謂陽虎専之故不書夫歸而後専之自陽虎之罪方齊之始歸安得不見於經此蓋傳見昭二十九年書鄆潰而此後書歸鄆讙龜陰田故妄謂鄆於此歸不知鄆潰齊初未嘗取也不

然陽關陽虎既居之矣何以明年伐季氏不勝入于讙陽關以叛乎

八年

冬

從祀先公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陽虎欲去三桓其謀必密不宜顯祈於先公文公

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謂之逆祀則今順祀當正

閔公於僖公之上不應反禘於僖公且閔公書吉

禘于莊公者莊公之喪未終無廟即几筵以禘故

稱莊公今誠祀於僖公之廟亦安得稱僖公哉按

此葢陽虎欲去三桓請於公特為祭於太廟正閔

僖之位以說魯人不書有事于太廟躋閔公者以

其於義雖順而非公意故變文謂之從祀言祈言

禘言僖公者皆誤也

九年

夏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前言竊寶玉大弓則此自當言得得者對失之名本不以寶玉大弓為義何辨於獲若必以器用言得則取郜大鼎於宋何以反言取耶以得用為獲

則戰敗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又何以别

予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夾谷之事穀梁家語皆載其初與傳畧同而轉相增飾其辭愈侈以吾觀之此非聖人之事不足為孔子之美好事者為之具實無有也何以知之齊

自八年公兩侵之既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奔請師以伐我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陽虎欲勤齊師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則齊之策魯審矣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犂彌之言遽求刼我而幸於倉卒乎且雖謂孔子無勇魯之兵尚彊縱得魯侯安能即求魯此理之必不然者

傳以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齊旣方以强暴相陵亦豈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刼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以傳考之固已知其非實今又因緣沫事謂孔子求反汶陽之田蓋為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爾今經不書盟而傳以為盟可見其妄蓋自陽虎敗魯始用孔

子齊人知之遂求與我平而歸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而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言為近實凡左氏穀梁所載皆不足據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

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

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經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齊師果在焉何以不少見乎且是時齊方以孔子之故歸鄆讙龜陰

田必不納其叛人而易其地不得言齊人欲以此偪魯侯犯以駟赤謀迫而出奔郈未嘗入齊不得言齊人乃致郈凡經書侵書伐書圍皆不言勝敗蓋服則止矣如内邑言圍棘圍費圍郕之類是也其言皆非是當以經為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經書宋公之弟辰蓋與書陳侯之弟招義同不專

謂母弟也說已見前

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

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仲由季氏宰爾何與魯事而併得毀三都經書叔
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
非仲由審矣按家語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此蓋
齊東野人之言欲歸美孔子而不知其義者使孔
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至使仲由為之况墮

而不服幾危其君而成又卒以叛雖妄人不為也此正所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蓋侯犯叛郈公山不狃叛費家臣之彊反恃其邑而主不能制故因自墮之以去其險爾襲魯之事亦無有也

十有三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
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
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晉陽趙鞅邑也董安于請備邯鄲鞅畏始禍不從荀寅范吉射黨邯鄲午而伐鞅則始禍者非鞅不得言三臣始禍鞅非始禍被伐而奔其邑則經不當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凡傳之言皆與經背叛者反其君之辭也鞅誠被伐而奔其邑晉人何為圍之乎此蓋晉史為鞅之辭傳不能辨妄載之臧文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推鞅以不勝荀寅范吉射奔其邑以叛要晉

而逐二子故經與魚石入彭城欒盈入曲沃同辭

公羊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此言失矣

十有四年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如傳所言蒯聵乃弑母者也經何以無貶文又以世子書乎冉求問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君謂輒也方蒯聵與輒爭國而孔子與之如此

則蒯聵非弑母者也蒯聵宋出使果得罪于母而出則亦何謂復奔宋乎此蓋蒯聵聞宋人歌有欲正其母者夫人愧其言加之以罪而遂之戲陽速共成其誣而傳不能辨也

十有五年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魯自成風以後妾母

無不致之以為夫人者故特于成風一見譏而已
姒氏若但為定公之妾不得成之為夫人則不書
卒矣既書卒則哀公固已成之為夫人可知但當
喪未致于廟故不得稱夫人何以知姒氏之為妾
母也姒氏若嫡母則其葬自得有謚今無謚而繫
定公之謚蓋不得為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故不得
已而繫之定公爾傳乃以不赴不祔言之而杜預
乃謂公未葬煩于喪禮而不為以為臣子怠慢姒

氏審嫡母則生固以夫人稱之矣豈死反以不赴不祔而不稱乎赴與祔其禮不煩于葬豈曾之臣子能葬而不能赴且祔非人情也此葢不悟其為妾母而妄意之爾

九月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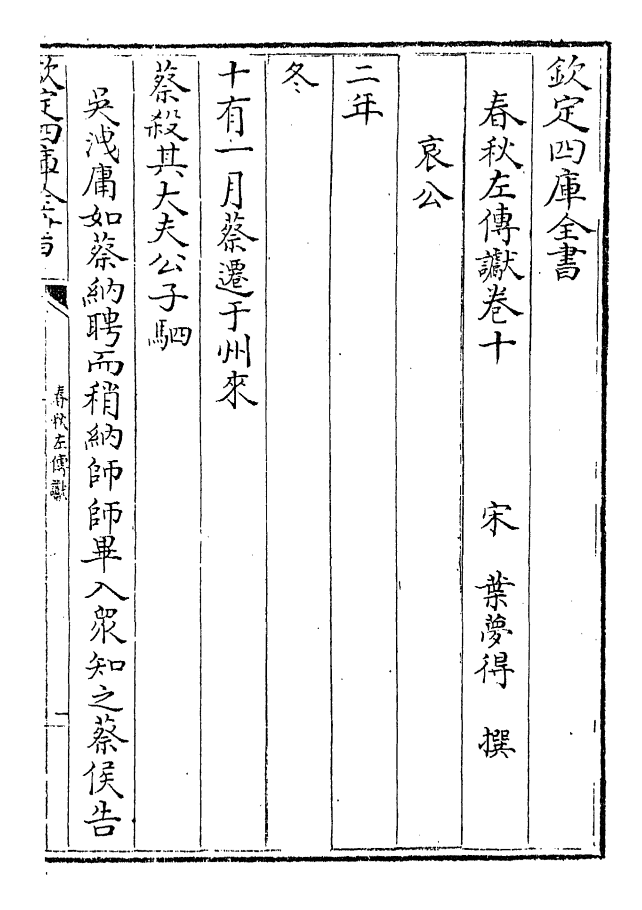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不稱夫人則自不稱小君非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凡以冬城者皆曰書時也今不言時而獨以不時告言之于經與傳皆無見不知其何據漆邾庶其之邑也此蓋謂納叛人之地又從而城之故雖時亦譏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哀公

二年

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書遷州來在殺公子駟之上則駟之死未必以謝吳不時遷也或者吳欲襲蔡為其先知故以緩遷為辭吳欲討之蔡不得已雖遷猶未釋憾故殺駟以說而傳書之失其序歟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
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為無能為也

經書公會吴于鄫不書盟則安得有盟杜預謂吴行夷禮非所以結信故不錄然則盟不足錄會亦不足錄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吴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吴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魯賦八百乘杜預以為賦于吳者齊吳皆强國更與魯為敵者也傳記夾谷之盟言齊師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則雖齊之强如其所欲因用兵而會之不過三百乘而已何吳而無故常以八百乘貢之乎況是時土地之入皆專於三家魯賦之存者無幾必不常貢吳若是其多也邾亦未聞其屬吳者亦不得謂之君之私按明年吳

伐我本無功邾子益歸自以齊人則此言蓋非實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經書宋公入曹而已其曰以曹伯陽歸與以蔡侯獻舞歸同辭固非滅也審如傳言宋公不堪曹人

之詬怒而反滅之則當書滅何以書入乎杜預强為之辭以為宋滅曹非本意故以入告此尤非是據傳見向魋入于曹以叛在獲麟之後則曹誠滅而為宋所有久矣太史公為曹世家亦以曹滅於宋在哀公之八年其不書滅蓋春秋之義左氏雖得其事而不知其義杜預妄為之義而反亂其事二者均失也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
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

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
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
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
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
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

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夕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吴吴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

經不書盟杜預謂恥吴夷其妄與前鄫同叔孫輒

公山不狃奔在齊吳安得問之又使之率而從武城且吳既克東陽五梧蠶室三邑又獲叔子與析朱鉏二臣遂次泗上則其勢與入郢何異本以邾故出師既勝卒無一言反邾反以微虎私徒三百人懼而行成遂盟本末皆不倫且吳千里以師入人之竟微虎乃欲以其私卒直攻王舍吳子遂為之一夕三遷此理之必不然者有若孔門高弟而在私卒之列亦不應有是也傳前記公山不狃與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其在國中猶然何為在他國反知不伐宗國之義而欲死之子思對穆公以令之君子不為舊君反服毋為戎首已謂之善如傳所言則不狃為賢於子思矣而吳卒克武城不狃未之效死其言亦何所取證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前言以季姬之故而伐我矣今欲歸邾子再伐我

矣何待於請吳師乎吳前取我三邑獲三臣而不能歸邾子今我乃以懼齊請師而歸之亦非其情此蓋傳猶欲附會前茅夷鴻之言而彊以吳言也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前言齊侯即位逆季姬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齊侯怒以五月伐我取讙闡六月我及齊平寤實有此伐與平安得皆不書乎九月齊閭丘明來盟逆

季姬以歸又從而嬖之且國君娶夫人亦重矣天下何患乎無妻季姬果言其情康子以告而謝罪則昏可已矣徒伐取其邑則安用乎設欲不以禮合而終娶之亦惟齊侯之所為何與於魯而反與我盟乎其言反覆皆無據以經考之先書公伐邾繼書齊人取讙及闡繼書歸邾子益于邾末書歸讙及闡其序甚明蓋邾齊出既為我所執故為之取讙闡以求歸邾子邾子反國故復以讙闡歸公

羊轂梁為近實皆無與季姬事也

十年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葬齊悼公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

赴于師

經書齊侯陽生卒又書葬齊悼公而傳言弒其妄

與鄭髡頑同杜預以為以疾赴吾固言之矣邾子

郳子會伐而經不書杜預以為并屬吳不列於諸

侯尤非是且是時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

伐齊乎其妄尤可見則此敘齊吳事皆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乗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檀弓載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

馬以其童子而能為國致死魯人欲以成人喪之而不以為殤故孔子因與之今傳乃以鄰童為嬖僮又謂之乘而皆死則汪錡非能死敵者也乃公為之嬖宜與之乘公為死亦死爾又何執干戈以衛社稷云乎杜預謂時人疑童子當殤而孔子之言云爾其意適相反蓋未嘗以檀弓考之也可以見左氏記事不詳其實妄以其辭增損所傳而失之者類如此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按論語此對衛靈公問陳之言亦傳之誤也論語曰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蓋孔子自衛之陳之時今言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亦非是孔子歸魯自是止矣蓋進退之大者其定之固已久豈以一孔文子爲之哉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按論語陳司敗言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既曰娶則固已為夫人矣特以同姓諱之不敢曰夫人姬氏故曰吳孟子爾至春秋又去吳不稱故

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自不得以夫人稱矣不以夫人稱則自不得言葬我小君矣豈在不赴不反哭乎毋喪服齊衰三月舊君者仕焉而亡者也蓋謂老與廢疾而致仕者使魯不以為夫人則不得為君之妻不為君之妻則孔子何弔云且魯方畏吳娶其女而不以為妻吳能已矣乎此傳敝其例之誤也

十有三年

夏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
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
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
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
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
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

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經書會不書盟單平公若在焉則亦當見經所謂
諸侯者無有也杜預謂諸侯恥盟故不錄且吳晉爭
而吳先固可以為恥令卒先晉人又何恥乎晉先
則吳固已伯晉矣何待卒魯以見而後成其為伯
乎其言皆相戾令經既不書盟則此言皆非實